烟雨溪记

贾璋岷

禹山，连绵磅礴，是与“禹穴”“石纽”“岣嵝碑”这些神秘的地名与术语，连在一起的。羌山深处，却有一家民宿，唤作“烟雨溪”。杏花江南，烟雨楼台，那是秀雅温润之地的密码。可是在大山深处的民宿，用这名称，是不是太过纤细了？

那是一位文化界朋友开办的，名头很响，四面八方的文化人和文艺青年，往来如鲫。

四川省北川县擂鼓镇东北，有“羌山雀舌”的生产基地，蓊蓊郁郁，遍山墨绿，一如碧玉。复前行，沿苏包河折向西行，一路，听到拐拐滩、反背坪等奇特新鲜的地名，顺着田坝村、南华村，星罗棋布的农家乐和乡村民宿，时时可见。乡亲们真的富了，物质生活和村容村貌，与当年已是云泥之别。

最深处，烟雨溪民宿，就在峡沟支流的一处地坪上。

乱石滚浪，野花迷眼；树林渐密，两岸逼仄，终于，跳玉滚珠的溪水在此束腰，闻其声，见其形。一座朴素的溪桥，缝拢了两岸草木。桥左，有“泰山石敢当”的石碑，拾阶而上，串联着几重四合院，一套木质建筑物就在眼前。院前草坪上，装饰着磨盘作桌面。大门两边，悬挂裹着脆干胞衣的玉米棒、迎风摇摆的红灯笼，卧伏在门边的抱鼓石，文臣武将、才子佳人依稀可辨。牌匾、窗格，还有红红的中国如意结，熨平车马劳顿的烦波闷纹。跨过不高的门槛，矮矮的照壁，增添小院的情趣。石缸，有水荷片片，绿意盈盈，游鱼历历，涟漪圈圈。

恍惚间，此情此景，在江南，随同烟雨蒙蒙，从记忆深处沁润出来，把心情染得更柔软。

轻轻叩动门扉，民宿那些熟悉得有些流俗而仍然亲切的意念，如同溪间的流水嵌进大山的褶皱，比如，仰望庄周，心接东坡，在栏前品一片白茶，在木屋听半窗圆月，在花旁读一溪流云，在枕边卧一床书卷。这些，都自自然然地，点击出记忆键盘上的关键词。还有，等一场雪，候一树花，邂逅一段故事，这些，既是杏花深巷发黄的底片，也是临安客驿梦中的呓语……

油布伞，在长长的天井上空，七彩摇动，过滤一路尘心。

一声声古琴，响起。琴师，是一位女士，据说，她是走过千山万水的旅游达人，于作伴红尘之际，常到山中静心滤志，研习国学。此刻，她长裙曳地，仪态逶迤，仿佛刚从唐诗宋词走出来。渔舟唱晚，高山流水，一声声，琤琤作响，七弦间，揉进山水。

烟雨溪，你真的是被文艺的溪水泡得轻软、浸得清纯。不仅是性情中人的家园，也是文艺青年的归宿。

这就是烟雨溪。江南的意象。

民宿自然有民宿主人情怀的流露，这也是一种心境的营造。心境的营造需要一个载体，这载体，就是建筑，就是整体氛围的培植。民宿的主人，是经营者，也是艺术家，建筑物以及与建筑物风格相配合的一招一式，都透着文化底蕴。他在都市里有自己的事业，却走进羌山，既圆自己的文化梦，又影响着一方乡亲。他说，民宿是他个人和团队的灯塔和梦想。筚路蓝缕，披星戴月，经过两百六十天的营作，酣畅流利地在体验中历练，在历练中创造。他说他是带着感恩和学习的心，完成这件作品的。

建筑群的设计，是他；每件物件的摆设布置，也是他。多年来，他行走东西南北，远到柔山软水的江南，收集到大量匾额。每一件匾额，都有他的收集故事，而每一件匾额本身，也都藏着一个故事。有的故事，肯定吉福，如“德音望重”；有的故事，肯定温婉，如“攸跻燕翼”；有的，懂得中国文化暗角的，肯定猜想得到，在赞美声中透着苦涩，如“百世流芳”。把每一件匾额的字读准了，再把它的意思弄明白了，继而，或多或少搜集到它背后的故事，那肯定是一部特定时段的民族心灵史，儒家文化浸染过的汉民族心灵史。

一栋建筑，以及建筑物的附加物，既是文化的载体，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作品。于是，在羌山深处，就有了匠心独具的新坐标。

烟雨溪的溪水，成就了烟雨溪民宿，而民宿的建筑，又延伸了溪水的文化温度。

很快，在绵阳，乃至成都，烟雨溪就成为民宿里的一把标尺。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山水与人文一相融，便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整体构建、氛围营造；与自然生态友好，与人文风光对焦，再到文脉的赓续，蒙绿春的精神世界，便这样一点点地剖开外壳，把独特的隐秘，表达与传递出来，吸引着、感动着在那些思维切片里，有同样基因的人们。

蒙绿春，就是民宿的创建者。这真的还不是“梦见”“绿色”“春天”的意思，这不是他的笔名。多年前，在川北的都市里，这个名字就在亲朋好友中，流传着不少亲切与温暖的故事。

院内。江南丝竹，在香炉的氤氲里流淌。圆桌、半圆厅、陶罐，圆桌上的古花瓶、半圆厅的一副副对联、陶罐里就那么随随便便斜插着的一株野花，没有刻意的装饰，但每一处，似乎都是精心的设计，连鱼池外边那些染透了苔藓的红石围框，风化出斑斑驳驳的色纹，都是江南雨巷式的杰作。

院外。羌山豪放，烈日已经被柳杉的光影洇润。溪边的露台，绿影中吊脚楼，溪如诗，涛如歌，而远山，据说那是熊猫出没过的地方。还有，已筹划好的碉楼、羌廊与索道，羌文化建筑的三大元素，就要嵌进羌人的山，嵌进大禹子孙新的生活。羌文化，更加奔放，更加原生态。传承它的血脉，不仅有飘逸豪迈的羌红，还有它的释古祭祀，它的烈性咂酒，它的片石碉楼与纯洁白石，它的激越羊鼓舞和唱经。一道道羌山的绵绵溪流，亮晶晶地，反射着白光，从山的深处流出来，正是舞动的羌红被岁月漂白，化作乳汁，滋养着大山的子孙。

从那年的惊天动地开始，我已经是数次到过擂鼓镇。从走进满目悲怆满目愁的救济蓝帐篷，到读懂滴着汗水的张张坚毅面孔，再到欣看一座座新房的挺立，每一次，我都感慨不已。羌汉子孙的倔强，已经深深刻进大山，并且，再造了河山。

我对擂鼓镇印象真的太深了，有的时候，闲下来，就会晃动很多影像。

那年深秋的子夜，本来行进在阿坝高原和岷江峡谷的我，突被召回成都，限令清晨8时必须赶到某机关。接到指令已是傍晚，可人车还在马尔康，全路酥脆，薄霜飞石。急急赶路，汶川以南全线封闭，我们斜插着从茂县经土门镇，抄近道选择347国道。进入北川境内，从万籁沉睡的禹里镇，到柔肠寸断的老县城曲山镇，再到空旷寂静的擂鼓镇，漫天风雨，一路坎坷，全程泥泞。到了擂鼓镇，已是凌晨2时。此刻，羌山隐退，地势始平，却徒见千灯空明。同行者吕朱二君皆凄苦不已，我却多着一份淡定，居然途中作一律，至今犹有记忆：“车过无名岭，孤灯晃叠崧。近身皆魅影，刺目有酸风。浓雾垂重幛，秋虫响暗崆。路歧多世道，冷眼对空濛。”就在擂鼓镇的路灯下，一行人疲惫不堪，捧着面包，就着矿泉水，吃了晚餐。沉闷中，我提议，我们念首诗吧。大家同声附和，顿时大声朗读。那会儿，刚从土门到禹里一线下来，那是红四方面军走过的高山，于是，《长征》就被吟诵了一遍又一遍；接着，就是苏东坡的《定风波》，从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再到全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声嘶力竭的诵读，不，那是吼叫，吼叫声在寂静的擂鼓镇环路原野里，传得好远好远，加之狼吞虎咽填饱肚子，其后，遂血回满满，一路高歌。返回成都时，已经是曙光初照。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就是融进中国人血液里的淡定与担当。

从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这种大禹之乡的担当精神，还有偾张的意念，那真是难同当，福同享，乘一脉血流淌。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为了扶贫，为了振兴，有的人走出大山，也有的人走进大山。去留，肝胆都是两座山脉，羌山那样的山脉。

文化的融合，文明的前行，不惧烟雨，不负烟雨。

羌文化特色，汉文化内涵，如同院外的两股清泉水，流到这里，就汇进同一道涧沟里。

溅水生烟，润衣如雨，融流为溪。

烟雨溪。好名字。

既然如此，就在这羌山的山窝里，小住几日吧。

远去的绿皮火车，消散的故城旧梦

申功晶（江苏）

我少年时，住在老宅的阁楼上，深夜，经常能听到平门火车站的声音，那“呜呜——”的鸣笛声空灵而悠远，夜深人静之际，尤显凄厉，不过，有它陪伴，总算让我的夜读生活不再孤寂。

于是，我缠着父亲带我去看火车。我们父女俩站在铁道旁等待着，父亲侧耳倾听，远处传来声响，立马警觉地拉着我往后移，站在安全范围内。我们伫立着，看着一列列车厢，呼啸着由远及近再到渐行渐远。

年幼的我深深记得：绿皮的是客车，黑皮的是煤车。我仰起脖子问父亲：“你什么时候带我坐火车？”父亲慈爱地摸摸我的小脑瓜：“等你考上外地的大学，就可以坐火车啦。”因此，我从小就盼着长大，长大了，就可以去外地上大学，过一把坐火车的瘾。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但凡坐着绿皮车去外地读大学的，都如黄鹤似的一去不复返了。因为家乡太小，小得已经装不下他们胸中的鸿鹄之志。十九岁那年，我终于不负众望，坐上了绿皮火车。但绿皮火车的车厢环境让我有些幻灭，除了“脏、乱、差”，空气中更是弥漫着一股泡面、火腿肠、脚丫子混合的味道。印象颇为深刻的是，有一个中年男子抱着一只大纸箱，箱子打开，里面居然是一堆毛茸茸的小黄鸭。火车穿梭过陌生的荒山、峻岭、农田、江河，带着无聊的我在由南往北的岔路上飞驰，一路颠簸，去到我的目的地。

后来就有了动车，虽然票价昂贵，但父亲极力主张我乘坐动车回家，干净舒适、安全性高。有了父亲发话，我就改坐动车，路上节省了很多时间。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异地生活、工作。随着年岁渐长，乡愁愈浓。为了重拾记忆，我特地买了张绿皮车的返乡票。都说近乡情怯，在返乡之前，我迷迷糊糊做了好多个梦，梦见那占了两条街巷的祖宅，热锅出炉的生煎馒头配蛋皮汤，还梦见小巷的尽头是托儿所，幼年的我哭着闹着逃出大门，一路狂奔……半梦半醒之间，我的手脚仍在床上挣扎拍打。

当我提着行李箱，从绿皮车下来那一刻，我怔住了，心心念念的故乡变了模样，粉墙黛瓦变成了高楼大厦，南腔北调取代了吴侬软语，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未衰，家还在，故乡却不见踪迹。我，反倒像是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我的家乡历经时代大潮冲刷、挪移，和我记忆里头的那个家乡已然迥异。可一想起自己所受到的全部滋养皆来自这片土地，纵然祖居片瓦无存，它仍是我心底最牵挂的一部分。

我再次登上了北上的绿皮火车，看着一节节熟悉的车厢，心想，或许，总有一天，它也会和我的家乡一样，渐行渐远，最终消逝得寸痕难觅。

乡村黄昏（外一首）

王晓阳（湖南）

群鸟驮着夕阳
飞向远山和暮色
牛羊收心
慢悠悠散步回家
谈论着美食
和家长里短
临盆的水稻垂头抚着肚子
被余晖照出一片幸福
和安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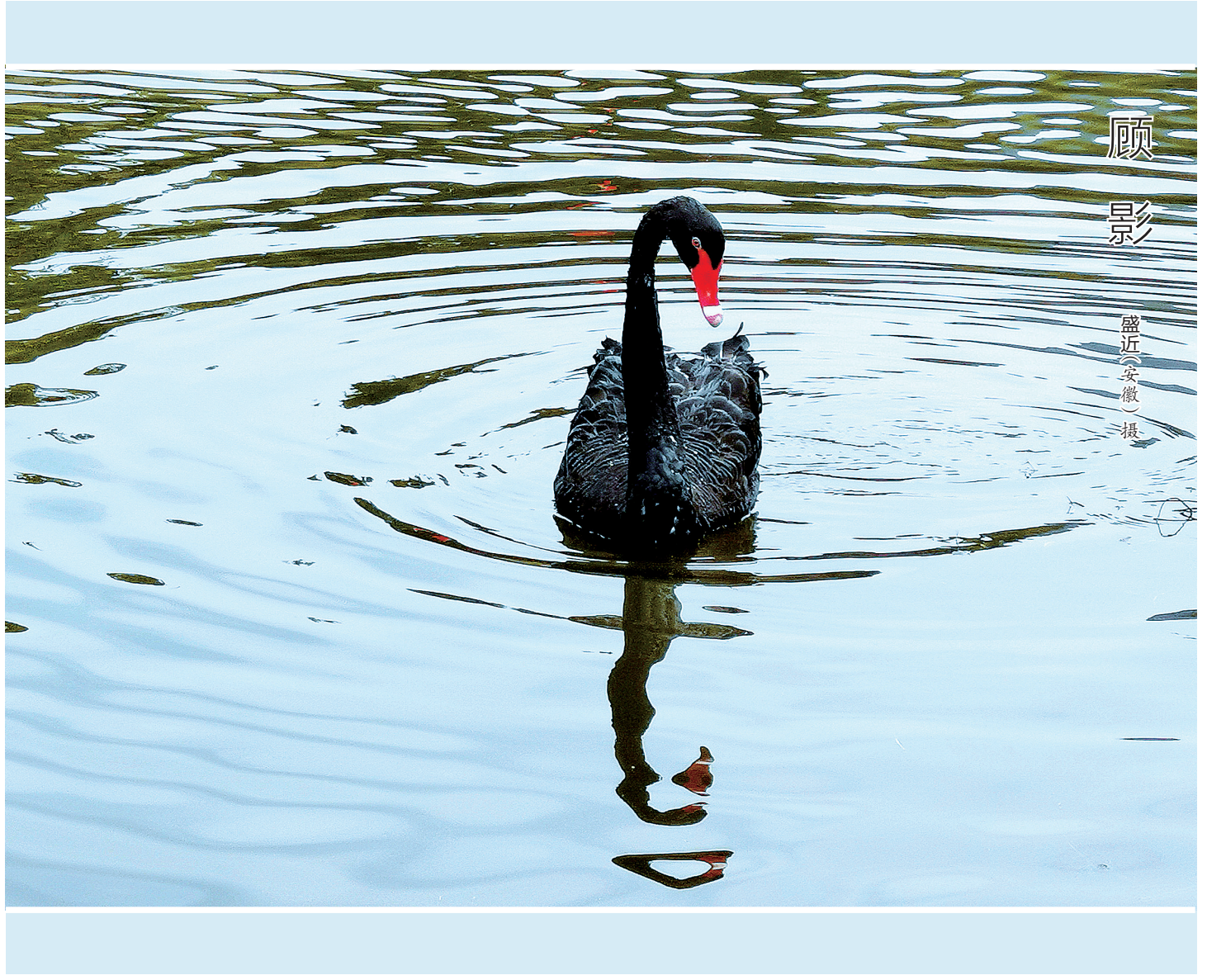
蝉声唱晚 蛙鸣奔涌
一曲歌罢 一曲又起
天地是一个巨大的舞台
歌唱着乡村最美的时光
农人溪头洗农具
也洗涤心灵和汗水
一阵晚风摇晃
草木清香沁入心房
又在脸颊绽放芬芳

像蝉一样

像蝉一样
在温暖的土地里长睡
燃起跃上枝头的梦
开一场演唱会
寻找光明的人生出口

像蝉一样
用一声长鸣宣告重生
与时光谈场热恋
站在阳光底下
淡定从容 放声歌唱

像蝉一样
声音简单 生活简单
梦想也简单
卸下过重的负担
在盛夏炼狱和深秋薄情中
用一声声禅音
洗濯尘世的浮躁
和另一个自己



顾影

盛近（安徽）摄

庭院深深夏席凉

李永海（北京）

一到夏天，我就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过夏天的情形。那时候，母亲忙着工作，所以就把我送到外婆家里去，让外婆照看我。

外婆家有前后两个院子。一进门，就会看见前院里的槐树和榆树。每当榆树上结出一串串榆钱的时候，那圆圆的、绿绿的、嫩黄的榆钱，像是把圆圆的古钱币穿在了一起，整个树枝都沉甸甸的。风儿一吹，那成串的榆钱来回摇晃，看着让人喜庆。如果谁忍不住，撸一把放在嘴里嚼一嚼，那甜甜的味道、黏黏的口感，立刻让你满口生香。

外婆家内院的房子全是白灰青砖砌成，屋顶用蓝瓦覆盖。木板门，方格子窗。外婆总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进院子，就感觉既干净又整洁。

那时候没有空调和电扇，夏天的夜晚屋里闷热，每当我们吃过晚饭后，我和表哥表姐都忙着拿上自己的凉席，跑到院子里抢占有利位置铺凉席。凉席铺好后，我们不会老老实实躺在上面。男孩子又打又闹，女孩子翻花绳，闹够了才会躺在凉席上，伸着小手数星星。等外婆忙完家务活儿，拿着蒲扇坐下休息时，我就会缠着外婆给我们讲故事。

夏天的夜空黑蓝、黑蓝的，上面镶了无数颗明晃晃的星星。那时候我常常想，人要是会飞的话，我一定要飞到月亮里，去看看传说中的嫦娥和玉兔，还有吴刚天天砍都砍不断的桂树。

我们在嬉笑中渐渐入睡，幸福的小脸在睡梦中还挂着笑容。这时候的月儿也悄悄地升了起来。到了后半夜，天气渐渐变凉，屋里也不再闷热。外婆就会喊我们几个人起来回屋里去睡觉。我怎么也起不来，外婆只好抱起我，把我送进屋里去。当我趴在外婆的肩膀上时，我会睁开那双迷瞪的眼睛，看看外婆的院子。我从朦胧中看到，月亮的银光洒满了整个院子，皎洁的月色把院子照得亮堂堂的，那棵高大的榆树，留下了黑色的剪影。

到如今，只要一到夏天，我就会想起外婆，想起当年夏天在外婆家嘻哈玩耍的乐事。虽然外婆离开我们多年了，但外婆对我的爱，永远被我铭记。

主管主办：四川党建期刊集团 社址：成都市青羊区敬业路108号T区2栋8楼 电话：办公室(028)80640466传真 通联发行部(028)80640468 记者部(028)80640455 编辑部(028)80640470 事业发展部(028)80640473 邮编：610091 精神文明报社照排 四川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地址：成都市一环路东三段31号)